

## 匆匆少年

郭峭峰

童年少年时期,正值动荡年代,沉淀了一些奇崛的记忆。

我家租住的区域,紧挨着的大小院落,被顽童逐个打通,串联成片。上过柏油的黑色篱笆,拆出大洞,过一头棕熊应绰绰有余。花园一俟相连,动线大幅延长,有了纵深。对孩童来说,无论好动好静,在无人管控的大片绿地里,总能寻获欢喜。老人们,随着呼唤,变得飘然遥远。

入夜,总有情侣或经人推荐,从马路上推开松垮的木质大门,如入无人之境。这片通幽之地,乐为胆肥者无休开放,也不像公园会摇铃提醒、会播放语录歌、会放出犬只夜巡。黑暗中,这里的边际模糊,草木繁盛,总不见底。夜来香的气味细雾状弥漫,越往深处走,越能感觉到一层神秘酝酿着另一层不测。风就来了,周围瑟瑟响,不是很响。偶尔有几声慢板的蟋蟀叫,像是蛮有修养。人遇陌生,先警惕安全,桂花味道淡了一点点,就被忽略。

到过这里的恋爱人员,不会再去建德路了。建德路是瑞金医院南墙外侧,东起思南路,西至瑞金南路,整条小路长窄黑静。当年市面上,总有人把恋爱看成罪过,青春期男女无处寻觅文明的恋爱场所,建德路默默成全着接踵而至的男女。恋爱需要低一点的能见度,为相同目的而来的人们,沿整



每个周六的早晨,我和小伙伴们都会在钻石岛上的凯旋门集合,然后沿着百色河岸一直跑到双龙桥,就出了钻石岛。出了岛就是涪公河、洞里萨河以及百色河三河四水的交汇处,河面宽广、河水平静。我独爱在这里慢跑,在这里你可以瞥见柬埔寨人的生活。

天渐渐变得透亮,河边的景色慢慢变得生动起来。在雨季的时候,河水总是一半青绿一半油黄,那是洞里萨河的河水携卷着泥沙汇入涪公河,再一起悠悠流经越南汇入大海。太阳渐渐地从河对岸升起来了,最先是水天相接处一点点

## 在涪公河畔慢跑

张念

变红了,很快就染红了一整片天空,眨眼间一轮又大又圆的红日就悬在了河面上。身材高大的采砂船慢慢地从百色河开往涪公河里去了。这时的渡口也变得热闹非凡,早上上班的人开着摩托车、嘟嘟车、汽车抑或是步行登上渡口的摆渡船,去往水净华区、铁桥头或是更远的地方。也有渔夫撑着小船在此抡圆了胳膊撒下今天的第一张网。

太阳越升越高,河面变得波光粼粼。河边步道上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有人晨练,有人谈天,有人赏景,有人售卖。这从来从不缺游泳的人,大家早晨开着车从家里出发,带上小椅子、小桌子、咖啡和茶等等,不一会儿就能到河边。

有一次我们在这里遇到一个会讲中文的大爷,他朝正在跑步的我们大

挖呀挖,不经意间挖出了90岁微友徐慧敏的一段精彩往事。出身梨园世家的她,5岁开始练功唱戏,后来与梅兰芳大师同台演出,她是梅大师饰演的薛仁贵妻子的“丁山儿”呢。

1990年,一个京剧老票友曾对我说,30年代初,梅兰芳远渡重洋赴纽约演出,《汾河湾》一票难求,5美元一张的门票炒到了16美元。剧中,薛仁贵投军征东18年,回家与久别的妻子相会,到家见床下有一双男鞋,以为是妻子不贞。谁知此鞋却是未见过面的儿子丁山所穿。剧团用《可疑的鞋子》作剧名,吸引了洋人争相观看,国粹的魅力可见一斑。10年后,梅兰芳在上海天蟾舞台公演《汾河湾》也是盛况空前。票友说台上的薛丁山看上去10岁出头,不像18岁的青年,不过那孩子演得蛮好。算起来如今“他”该有60岁了,也不知其姓名。

今年儿童节前夕,微信群贴出

矮小,皮肤墨黑,两只眸子刀一样雪亮。三教九流无不对其毕恭毕敬,言必称陈先生。我们以陈先生为自己的体育课老师为荣,每次走近他,我们的心是提着的,心跳是加速的;仰慕之至,多愿意他是自己的亲舅舅。因陈老师矮,很多没能长高的同学扬言:你去看,真正结棍的男人,都是小个子。

这种摔跤比赛的规矩清晰,摔跤器具、赛事裁决,均有一定的仪式感。失利方,对胜利方要做些物质犒赏。无非是几条香烟,光荣牌或大前门以上是肯定的。落败者还得承担担当日的宴请费用。比赛结果一出,陈黑皮立马走人,不赴宴,也没看他拿过谁的牛皮纸信封。这个成年人,哪是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儿童看得懂的。

很遗憾,没有多久,这种解决争端、化敌为友的方式,就被使用管制刀具的群架代替了。跟进的,是公检法。

另有一幕,也颇有内

一篇《我的演艺生涯》文章,我一看是徐阿婆写的,想不到她竟是当年演薛丁山的那个孩子。上世纪40年代梅大师演出《汾河湾》前,要找个娃娃生演儿子薛丁山。管事的大爷来到慧敏家,不巧她正感冒发烧。慧敏爸也是梨园名角,艺名盖春来。他请大爷另找孩子代替,管事大爷说怕没你孩子唱得利害不放心。蒙头躺在床上小慧敏,听说要给梅大师配戏,一骨碌爬起来喊道:“大爷,大爷,我行!”一下床就来个鹞子翻身,接连打了几个飞跤。大爷乐了,说:“好孩子就你了,份子钱加倍。”

当年天蟾舞台是远东第一大舞台,有座位近900个,梨园有“不到天蟾不成名”之说。演出那天晚上天气很冷,小慧敏在妈妈陪同下来到剧院。在后台化好

落幕。这一终结,有两个标志。进入中学后,新结识的同学国庆,在我盯视着他家墙上那把气枪时,他毫不犹豫地摘下长枪,并长期借给我。此后,他成我一生的挚友。那时,他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合唱团的第二手风琴手。他的手臂强硕,而我是校级中学生篮球运动员,也有一定的体能。国庆从墙上摘下长枪,拍电影似的扔过来,我以单手抓住,也不失镜头感,这已是两人以肌肉在对话了。我折开长枪,露出装弹孔。这个刹那,我像有时也折断了自己的少年时代。在手风琴手的做派里,已见青年式的洒脱。他以慷慨,一种愿和你分享人生快乐的慷慨,激活了我初始的男人感。我仿佛瞥见自己的少年形态,如蝉蜕般脱落在身边。

也是在中学时期,我得了麻疹,高烧七天不退,养病整整两周。我的班主任,五十多岁,一位知性的有格调的端庄女性。她为我的成长,做过许多有益的事。整整四年,她以她的气质影响你,嘴里几乎没有随波逐流的套话,极为可贵。后来我明白,少时,有一张为师的时,端庄、温和、正气,时时亮在你面前,是人生大幸。得麻疹后,我在家中

见到最惨烈的一役,是被逼到角落的一队少年,他们开始动用砖块还击。当有人越过规则底线后,战局发生逆转,现在溃退的,是刚才的追击者。我心狂跳,不到十岁的我,是非观顿时崩塌而紊乱了。

比快更快的,是时间在个人生命周期上的体现,我的少年时代行将

一 鲤鱼都爱跳跃,中国有“鲤鱼跳龙门”一说。但按我的经验,我觉得鲤鱼跳龙门,可能是受了惊吓,或因这一段河流的湍急,水流挤压,或因河床垒石挡道,或因被大鱼追捕。看电视纪录片,在美国有一个濒临大河的小镇,时不时见鲤鱼跃出水面,一蹦3米高。“飞鲤鱼”多了,小镇的主事者决定搞一个捕鱼比赛。参赛的居民坐在飞驰的摩托艇上,一个个举着网罩兜“飞鲤鱼”,就像我们小时候用网罩捕捉蜻蜓蝴蝶一样。此次比赛,3000多人的小镇,200多人参加了,收获丰盛。小镇居民在沙滩边搬来一排排火炉,在火炉的铁丝架上滋滋地烤鱼。我想接下来应该是大吃一顿,谁看到烤熟的冒着油的焦黄鲤鱼会不嘴馋呀?但是不,他们将鱼烤熟后,再做鱼粉,用于肥田。大概是美国人不爱吃多刺的鱼,鲤鱼刺多,他们怕卡住喉咙呢。

妆,穿上行头,在上场门候着。舞台很大也很亮,台下坐满观众。《汾河湾》这出戏慧敏演过多次很熟了。因为是给梅大师配戏,加上身体有病,见到这样大的场面,心里还是有点紧张。

“丁山儿,在哪里?”梅大师一声呼唤。

急忙亮相的小慧敏,念了两句戏词:“母亲生下我,我取名叫丁山。”接下来的台词,她怎么也想不起来。台上人着急,观众也躁动。梅大师不露声色轻轻提词,她缓过神来,念完了后面的戏词,顺利地演下去了。后来扮假老虎的演员一口把小慧敏衔下台去。

小慧敏难过了,脸也不洗,妆也不卸,趴在桌上呜呜哭了起来。管事大爷鼓励说:“闺女,不碍事的,明天还有一场接着唱。”

梅大师下了场也走过来安慰道:“小孩子临时怯场是常有的事,不要紧的,后面不是演得挺好吗!”小慧敏总算放下了心。第二天她烧退了,晚上越演越来劲,嗓子也出奇好,那句“弹打南来张口雁,枪挑鱼儿水浪翻”的唱腔获得了观众满堂彩。坐在前排的京剧名家言慧珠小姐,对着小慧敏微笑致意。“记忆中人生最幸福的一个晚上,莫过于在天蟾舞台!”慧敏说。在京剧史上,唯一当过梅大师的“儿子”,配过戏的娃娃生就是她。名家言慧珠一直想收她为徒。年轻的慧敏后来走上了援疆之路,奋斗了38年,其间她当过小学教师,并入了党。她从新疆回到上海居住时,已经是70岁出头的老人了。现在她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。爱好文学的她笔耕不辍。我说阿婆唱几句听听,她一亮嗓就是清秀的花旦唱腔:穿越唐朝看今朝,诗和远方沐霞光,丁山我把新时代来紧紧拥抱。

一个不透光的地方待了十几天。我想念过同学和班主任老师,她并没有出现。痊愈后,老师对我说,“麻疹对婴儿的传染很厉害,女儿刚生了孩子,我有点怕,就没去看望你,对不起啊。”作为德高望重的师长,她的脸上居然有羞涩,顾盼还有一点点躲闪,又明确地透着期待,期待学生的谅解。在我们这辈的集体意识里,也有认错赔礼的概念,但那是当作处罚来理解的,并没有礼貌意义上的致歉习惯。此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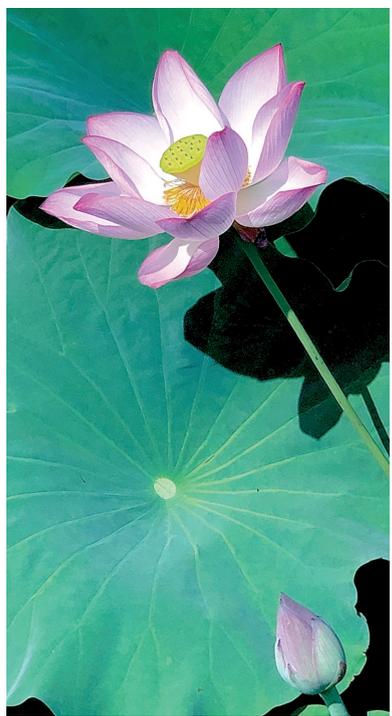
几乎没人慎重地对我说过“对不起”这三个字。和我有交集的,包括家人,什么事对你做错就做错了。像班主任那样的致歉,我是第一次收到。那一刻,老师说“对不起”的那一刻,我觉得她非常完美。那年的那一刻,一种关于自我的存在意识,被突兀碰醒。我有些昏眩,老师突然给了我混沌初开的感觉。原来,在这个世界上,我可以如此重要。我心动如鼓,几秒之内,完成了心灵史的一次翻页。

二 鲑鱼的生殖,真的是轰轰烈烈。它们成群结队,从大海回归自己出生的淡水河。一路逆流而上,处处有阻截——鸥鹭俯冲下来抓鱼吃;浮冰上的北极熊,动作敏捷地半路打劫,用熊

## 生物记趣

王坚忍

掌把鱼捞上来,美餐一顿;鲑鱼自个儿从瀑布上跃身一跳,撞在石头上,一命归天。反正是九死一生终不悔,历经千辛万苦,最后带着累累伤痕,在淡水河的河床沙泥上产卵,完成任务后双双死去。小鲑鱼长大了,又从淡水河出发,回归大海。跟它们的父辈不同,这次它们是顺流而下。小鲑鱼的前面,是铺满了阳光的富饶之海,绿茵茵的海草间,红彤彤的珊瑚礁丛,小鱼小虾穿梭往来,摄食的饵料丰盛。小鲑鱼少年壮志不言愁啊。



香远益清 (摄影) 胡兴泉